

巨星陨落！缅怀彭士禄院士 2

的童年，彭士禄总是饱含深情地说“坎坷的童年经历，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。我对人民永远感激，无论我怎样的努力，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。”

1951年，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，获得苏联留学名额在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。

彭士禄还在苏联学习时，1954年1月，美国东海岸发生了一件大事。一个巨大而灵巧的“黑色水怪”，转眼潜入太平洋。

不久，这庞大的“水怪”幽灵般地游过——墨西哥湾、荡过南美洲、横穿大西洋，途经欧亚非三大洲后又回到了美国东海岸，而这一切所消耗的全部动力来自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铀燃料。

如果换了油作燃料，需要整整90节车皮。消息一经公布，举世震惊。

这个黑色水怪，就是继原子弹之后再度震惊世界的，美国核潜

艇“鹦鹉螺”号。

1956年，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。

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，被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，陈赓问他“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，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，你愿意改行吗？”

“只要祖国需要，我当然愿意。”

当时，苏联教授每上一节课，中方要付80卢布的报酬。

彭士禄回忆这段时光时曾说：“那时候，我和同学们每天学十几个小时，从未在晚上12点以前就寝过。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，一头扎进去，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那样，当时，那种奋进不息，为祖国夺取知识制高点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。”

正是在这价值80卢布一课的课堂里——让彭士禄，这位烈士的遗孤，这位历尽人间甘苦长大的孩子，与核动力结下了一生的缘分。

之后，他没有像他的父亲彭湃一样，轰

轰烈烈地走向历史舞台，而是“隐姓埋名”成为默默无闻奉献的中国核潜艇人。

02

中国的核潜艇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。

1958年，为打破美苏等国对核潜艇技术的垄断，中央批准研制导弹核潜艇

核潜艇与原子弹一起，成为当时中国的“最高机密”。

1959年10月1日，赫鲁晓夫访华对中方提供技术支持的请求——赫鲁晓夫傲慢地回应：“核潜艇技术复杂，你们搞不了，花钱太多，你们不要搞，苏联有了核潜艇，你们就有了，我们可以组建联合舰队。”

赫鲁晓夫甚至提出，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，建设供苏联的潜艇停靠的基地。

毛主席听后，说：“过去英国和其他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，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，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国领土。核潜艇，



彭士禄与马淑英在苏联留学时留影

一万年也要搞出来。”2017年，92岁的彭士禄接受央视记者采访。那天，他像个孩子一样抱着维尼熊说话声音很小，口齿也不太清楚。

可当记者问到为什么要造核潜艇时，老人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，他激动地说

核潜艇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。

振奋人心的一句话，改变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，更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命运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从苏联学成归国的彭士禄，开始主持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。

然而，“一穷二白”的新中国想要造核潜艇，在当时真的跟痴人说梦无异。

核潜艇必须集成，航海、导弹、计算机、核反应堆等几十个专业学科，才能将它制造出来。

艇内仅控制阀门就有一万多个，各种仪表达到几千个。

当时，中国在建造核潜艇方面所掌握的知识，几乎就是零。大

到导航，小到螺丝钉，全部要靠自己完成。

说出来可能很多人都不信——在当时，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，谁也没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。

当时，彭士禄手里仅有的参考资料，是从报纸上翻拍的两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，和一个从美国商店买回来的儿童核潜艇模型玩具。

当时，国家经济十分困难。中央决定先集中力量研制原子弹，彭士禄领导的核动力研究室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。

一个月只有8块钱的办公经费，而所里的50个新毕业的大学生，不是学化学就是学仪表的，没有一个是学核动力的研制核潜艇。

这可从哪儿开始，彭士禄决定：一步一步来

先由他和仅有的几个懂一点核动力的人，一边自我学习，一边给大家开课既然要做核潜艇，首先自己先摘掉“核文盲帽子”。

他还发动大家一起学英语，俄语资料没

